

水

高星 著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



活
文
丛
水

東方出版社

丛

文

活

水

高 星 著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



文

丛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任宗英

责任校对:李兰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高星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活水文丛)

ISBN 7-5060-0915-3

I. 屈…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

QUYUAN DE XIANGCAO YU DANDING DE MEIGUI

高 星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6 000 册

ISBN 7-5060-0915-3/G·162 定价:16.00 元

自然的元素

◎ 邹静之

深秋的晚上，与高星一路骑车回家，我给他讲了一个笑话^①。他反过来也给我讲了一个^②。现在想在那样的一个晚上，我们边骑车，边说了两个充满机锋的笑话段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愿意做各自笑话中的蛤蟆，或渔夫。

蒙田在《随笔集》开篇的“致读者”中说：“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真诚，用处和荣誉。对这三点大师有不同的说明。该坚持的一定坚持“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无法把握的一定放弃“也没想赢得荣誉”；至于有没有用，大师说了

① 黄莺一天碰到了蛤蟆，说咱们比数数儿吧：12345678910，10个10个地数看谁数得快。蛤蟆不想比，他嘴很大，很笨，他发不出那么快捷伶俐的声音。黄莺坚持。黄莺的嘴像爆豆子一样地开始数了，12345678910……蛤蟆被迫地很慢、很脸红地也数起来，他数的是：俩五、俩五、俩五……

② 一个渔夫在海滩上晒太阳。有人来对他说，你为什么勤快地下海打鱼。渔夫问他打鱼干什么。那人说卖钱啊。渔夫又问要钱干什么。那人说有了钱，你就可以不干活，买房，置地，舒舒服服地躺在这儿晒太阳了。渔夫说，我现在不是已经这样了吗。

个活话“是为了我的家庭和个人，……没想到对你有用”，他知道一本书不会对每一个人都有用，或者换个说法，他对写一本“红遍大江南北”的书是警惕的。

我想把这段话当作是一种写随笔的姿态(是纯粹个人的，不涉及旁人)。我甚至把这一段话当作我欣赏随笔的标准之一，是这样，在欣赏那些文字之前，我想看看他讲话的姿态。姿态不同讲出的话是不一样的，在大庭广众的讲台前，和在藤椅上闲坐讲出的话不一样。朋友的姿态和老师的姿态也不一样。在藤椅上坐着偏要讲在讲台前该讲的话，颇令人生厌。

神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般的“举重若轻”；而另一种“举重若重”大概是能力的不够；再有“举轻若重”则是欺世的，挤眼泪的假沉重表演了，表演往往又能感人。

“文章小道”(或是苏东坡语，一时无法验证)，说“文章小道”的人能写出大文章来。而现今提出的“大散文”是什么概念不清楚。同意阿坚的话：诗再小也比散文大(此意在简宁处也得到印证)。真有大心，大情绪就去写《梦游天姥吟留别》了。

与高星相识许多年了，因为都写诗。或者再因为写不出诗来的时候都写随笔。他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是个画家和摄影家。

按蒙田的话，在读完高星的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了“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还想说的就是，这是一本能够理解且对我有用的书。他以一种自然，自由，本分的姿态随意地写着，使人备觉亲切。

全书用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来结构(金放在了最后)。谈了爱情、女儿、诗、大地亲情和读书心得等。结构得十分规整，像他一尘不染的家居。

在随笔这个相对较大的文体类型中，能否又有小的文体，

以及语体的变化,很能验证散文作者能力。现今你有很多的机会看到一辈子只写一种(或叫一篇更合适)文章的人。

高星在这金、木、水、火、土中,极有变化的,是他的那些对中西文化的一些具体比较的思想性的随笔,是种引证派的写法,罗列了很多实例或语录(这类文章确实难写)。这种文章没有冗长的案头和沉稳的心根本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一种坚实而诚实的写法。

再有一类是对他身边事的感悟,这类文章大多集中在“水”和“火”两辑中。这类的文章代表我以为是《雪·鸽子·水》(充满着优美而伤感的亲情)和《等待爱情的日子》(有着超然的自嘲与反讽)。在寻常中发掘新鲜,我觉是种生活(有趣地生活下去)的技巧,随笔是这种生活技巧的交流。我更喜欢他的这类文章,随心,不厌其烦的个人化。

有关游记与乡土的文章集中在“土”一辑中,《感悟陕北》是一种像滴水一样的写法,没有比水更让人觉得平淡了,而水却会那样无声地渗透。高星就是他写的那样,会到最穷的老乡家去睡土炕,会悟出“看来,只有穷人才讲究艺术呀,就像只有穷人才懂得爱情”这种新奇的感觉。

高星一直在写着诗,看了“金”这一辑,我对高星的诗又有了新的认识,我很喜欢《圣诞之夜的一面镜子》这篇文章。读过这本书后我也能感觉到,高星在艺术上更多地是对自己内心的关注,这可以作为我们读他的诗与随笔的一把钥匙。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镜子,照左右的镜子,照未来的镜子,画上人像后来照你的镜子,放大的镜子,变形的镜子等等。高星说“或许没有镜子的出现,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内心。”对内心的关注与呈现也就是真诚吧,有了真诚我们才能进一步说到人与人之间的事,文章不是更应该这样吗。

风景中的自家林子

◎ 阿坚

世上的文化风景太多了，瞅不过来，有的就是左右端详也看不出妙处。有时就需要向导和讲解员，帮助我们连串一下、选择一下。高星在《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中，提供了五种景区，连他自己玩带导游，两不耽误。因为我就不认为这本随笔集是专为读者写的，有的人赶上了并觉有意思，就算两全其美了。为自己整的景致，顺便又赏光于好之者，这该是作家的幸福。

书中五章，“木”章多叙议文化大师，“火”章谈情爱，“水”章说为父，“土”为游记，“金”论诗歌。除了“木”我觉是洋人与古人的风景，非远即隔，不敢坚决叫好外，其他四章我都有游览的资格。情爱是好事儿，往往能坦者叙不成理、擅理者又过务虚，作者坦叙而擅理，其经验和结成的若干小原则，对青中年男人有启发，可让你腾出些思索爱情的时间而主要地去情爱。为父重要，那是为了历史意义，可惜也得尽不老少的历史义务。作者把意义和义务之间搭起了一个趣味乃至美学的桥梁，这就好比在光荣与艰巨之间设立了许多加油站、饮食店和医疗站。旅行就像过年一样不可缺少，过年过的是时间，旅行是老天爷给我们空间，在外乡喝空气、也就是喝西北东南风有时也比在家喝肉汤还有营养呢。“树挪死，人挪活”；不会采气

的人换个地方,也会有气往你身心里浸——互相新鲜也是人与外界最有活力的关系。要不说旅行能治病呢,不过作者不是为去疾,纯是提前补养呀。末章谈诗,这道景色似在山梁上,不是所有游人都愿爬上来看的,但大旅游区景点齐备,不能因大多数人嫌累懒得爬山而荒落顶峰。的确作者谈诗是有攀援之感,令读者心中也得手脚并用,边累边美;不像有些说诗文章是一道登山缆车而给人一道轻巧的壮观。

作者不仅是文学工作者,关键是还搞油画和摄影,这就艺术了,至少在形式上更有余力操作美。书的内容如果说是文学化思想化的,编章形式的“木火水土金”便是美学化的;若再深究,又和五行大道连上了。现在的写家,一般行当过单,若再通感不足,那文字就容易成为“黑白片儿”或“线描”。高星的文笔,一读你就知有时是带色儿的绘笔,有时是瞄准孔与镜头间的一个通道。这一点,在状物方面他比其他本领单一的作家要占了一两个便宜。

谈为父、养教女儿那章,感人是次要的。它显示出“男权学”的意义:女人能做到的养育之事,男人也能做到,且还对儿女的未来发展更具潜在推动力;男人照样可以细腻、无微不至。其中的“女儿的语言”、“女儿画画”等节,在语言发生学、幼儿心理与表达方面,披露出作者的观察与归纳,独到而合道,我以为接近科学散文——这种散文我更看重。

高星的游记随笔我是跳着看的,一页中有时跳个十行八行,专挑风景而错过风景说明,不像我读某位大游记名家只是在每页中挑了三两行读、甚至跳过几页也没找到一处山水而全是山水赞感辞。我爱读信息量大而基本、客观描述足够、目击稳健而宽裕的游记。除非是对中学生写的,应尽量在游记中砍去一般性的抒情和议论——把原素和信息给足,让读者

在心里替风景或客观抒议。若非要评叹一番，若不能做到观点新颖而妥当，也要确定好玩能令人在松弛愉快中有所小启小悟。作者悟的陕北不错：一看就是咱大北京人写的，不扣缩、不玩感伤，比较大气和涵养。此章中的介绍北京名木部分，我以为是指南性的，我要依此寻访一番。我想也肯定会有更多我这样的读者，捧着《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然后在北京的胡同间打开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一一找寻现在的草木，这比“香草”和“玫瑰”还亲近呢，你摸得着哇。书可读，一好；又可用，好好。

读罢此书，知作者读书太多，从书中认识的文论大师太多，了解的理论太多。那些林林总总的书、大师和理论，都像是作者的朋友和工具，他在文中随手招来，来了就替高星干文化活；让海德格、巴赫金、罗兰、维特根、福科、叶芝、奥登各干他们拿手的活计。我觉挺痛快，价廉物美。仿佛作者是一个总调度，在错综繁复的文化差役面前，让能人们各尽其职，专业对口，事半功倍地完活收工。如果调度不熟悉每个部门甚至每位员工的特点，不明确工程的各阶段和总趋势，就该乱套了。我以为高星的阅读量和在案头的思索量，是深深为调度下了功夫的。

高星的诗我也读过，笔路跳跃、聪明而富有变化。其非诗类者，我觉：语法老实，句法谨慎。也许没必要，又不是升学论文；再就是大部分读者都有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语法句法便捷一步既省事爽快、又为新语法的定论而添加舆论。

书中风景很多，我更喜欢其中属于高星自家的林子。

目 录



序

自然的元素 邹静之 1

风景中的自家林子 阿坚 6

木 1

视而不见 3

孔子生的伟大与苏格拉底

死的光荣 7

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 11

拟人的自然与罗兰·巴特的

批判 15

春天话语 18

贫瘠的家乡如此多礼 21

寻求日常生活语言的准确 25

找个位子坐 28

依墙垒墙 36

西直门的地铁与北大荒的

星星 40

感谢生活,乔治·桑和她的	
同志们为生活写照	44
光的神圣·影的和谐·沙的	
悲伤	49
永恒的《蒙娜丽莎》和纯粹的	
《瓦瓦》	57
音乐带给我们什么	62
为什么总会感动	66
火	69
爱与情	71
爱情——宗教的境界	73
爱情和死亡一样深	75
爱情,载不动的时间	80
爱情在空间里漫游	83
被摇滚击中的三个姑娘	87
等待爱情的日子	94
爱情因为凤凰而美丽	98
爱情从玉开始	102
清理爱情	105
水	109
幸福的摇篮	111
雪·鸽子·水水	114
女儿看病记	116
女儿回乡记	119
女儿照像记	122
女儿学艺记	125

女儿采气记	128
女儿的联想	130
女儿的语言	132
聪明的女儿不会画画	134
女儿在幼儿园里认识树	136
拒绝时间概念的女儿	139

上	141
---	-----

感悟陕北	143
------	-----

傲慢的城市	163
-------	-----

生命或是艺术的边缘	166
-----------	-----

丧失的壁画 困惑的思考	169
-------------	-----

伊犁的事变	174
-------	-----

生前或许比死后重要	179
-----------	-----

泸沽湖 神秘的母亲湖	183
------------	-----

苍岩檀树与响堂石窟	186
-----------	-----

留住故居	190
------	-----

名人故居的树	194
--------	-----

寻找车站	197
------	-----

闲情的古人	201
-------	-----

人不从众	204
------	-----

金	207
---	-----

诗歌,原来如此	209
---------	-----

诗人的人性	216
-------	-----

诗歌丧失崇高的尴尬	220
-----------	-----

从形象到意象的结构	228
-----------	-----

写诗只需要一点点时间	231
------------	-----

褒贬城市的诗歌	234
注入血液的诗歌	238
选择死亡的诗人	242
让死亡像女人的长发一样 飘逸	248
关注诗歌的现场	252
大地的天真	255
寻找海洋	258
史诗的宝石色彩	262
宝石与神石的对抗	265
神性的“七”与诗性的“七”	269
圣诞之夜的一堆镜子	283

木



视而不见

曹雪芹是伟大的，曹雪芹是遗憾的，虽然他离我们并不算远，但他的生卒年、故居、坟墓、手稿、画像等等我们知道的并不多，甚至有的是一无所知。

北京西城小石虎胡同 33 号，清朝时是右翼宗学府，据说曹雪芹上西山之前曾在这里干过差事，并和敦敏兄弟结交，但如今这里只剩一处院落和一株二百多年树龄、号称北京“枣树王”的大枣树，曹雪芹的踪迹却早已无法寻觅。红学家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中说：“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可惜我们没有聆听的耳福，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

在遗憾感叹之余，周老说到或许院中留存的那株古枣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这似乎是我们对古人视而不见的一种安慰。

无独有偶，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一本谈摄影的书《明室》中开篇写道：“有一天，已是很久以前了，我无意间看到拿破仑的幼弟杰霍姆的一张相片（1852 年摄）。我当时心想：‘我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见过拿破仑皇帝！’从此，我的惊异感未曾稍减过。”或许对离我们远去的人，只要是有一点点视觉上的触动与联想，都会让我们发出感慨与惊叹。

如果这种跨越时间的视觉感受让我们平常总会视而不见的话，那在跨越空间的视觉感受同样也会让我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记得有一年到青海采访，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德令哈，我发现饭馆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正大综艺节目，我马上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如果此时我在北京，或许也在观看着这台节目。回到北京后，每当星期日坐在电视机前，我就想起青海德令哈的那一幕，想象着那相隔千山万水之外的那个小镇的人们也在同时看着同一频道的电视节目，这种认识使我面对空间距离有了一种惊恐的感觉，我和小镇上的人们可以彼此共呼吸、共视看，却无法相互进入对方的生活。

一次在新疆交河故城参观，导游小姐指着在荒废的城堡中的一条土道说：“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城里的人进出都要从这条土道上经过。”我望着眼前空阔寂静的遗址，突然感到心中惊颤，似乎看见许多古人的眼睛纷纷奔走而来，若无其事。

如何证明我们曾经活过、曾经“在这里”、曾经“被看见”，或许对这种感知，人们是很弱的，甚至还不如一棵树所传递的信息，难怪周汝昌说是枣树曾“见过”曹雪芹，而不是曹雪芹曾见过那棵枣树。

说起树，京郊潭柘寺院中有两棵银杏古树，树围须几个人合抱，书中介绍这两棵古树都已有二千年树龄了，站在它的面前，我们现今的人真成了名符其实的匆匆游客，在这两棵至今仍浓郁旺盛的古树面前，那种“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以树为证，古寺如此，古人也同样如此。《红楼梦》中曾介绍过：孔子庙前手植的桧树；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